

YIZU WENHUA YANJIU WENCUI



朱琚元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 彝族文化研究文萃

山  
少  
上  
年  
月  
非  
上  
%



𠂇  
 𠂈  
 𠂉  
 𠂊  
 𠂋  
 𠂌  
 𠂍  
 𠂎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彝族文化研究文萃/朱琚元著.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7. 10

ISBN 978 - 7 - 5367 - 3821 - 8

I. 彝… II. 朱… III. 彝族—民族文化—文集  
IV. K281.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9101 号

|      |                                                 |
|------|-------------------------------------------------|
| 责任编辑 | 张一龙                                             |
| 责任校对 | 马 波                                             |
| 装帧设计 | 何志明                                             |
| 出版发行 | 云南民族出版社<br>(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5 楼 邮编: 650032) |
| 邮 箱  | ynbook@vip.163.com                              |
| 印 制  | 楚雄师范学院印刷厂                                       |
| 开 本  | 850mm × 1168mm 1/32                             |
| 印 张  | 8                                               |
| 字 数  | 200 千                                           |
| 版 次  |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                                |
| 印 数  | 1 ~ 1000 (册)                                    |
| 定 价  | 32.00 元                                         |
| 书 号  | ISBN 978 - 7 - 5367 - 3821 - 8/G · 865          |

## 前 言

笔者在近 30 年的彝族文化研究生涯中，主要从事彝文古籍收集和翻译整理工作，出版了《彝族古代六祖史》、《中华万年文明的曙光》、《西南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彝族文字文献》（3 卷）等专著；合作出版了《禄劝镌字岩彝文石刻译注》、《彝汉字典》、《中国彝文书法选》、《彝文石刻译选》、《楚雄州彝族本草》、《煌煌彝文》、《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收藏彝文古籍提要》、《楚雄州彝族民间文学提要》、《彝族原始宗教研究》等著作，发表了 30 余篇学术论文，对底蕴丰厚的彝族文化部分内容作了些粗浅探究。

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之一的彝族，人口近 800 万，广泛分布于西南滇、川、黔、桂四省（区），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富传统文化的民族。彝族有自己的语言和传统文字即彝文，彝族祖先用彝文记录了自己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形成了卷帙浩繁，内容丰富的彝文文献。这不仅是彝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也是中华民族珍贵文化遗产宝库的组成部分。彝族文化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初叶，到了 80 年代，逐渐形成了热学。如今，按照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在发掘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潮流中，彝族文化研究更是方兴未艾，取得的成果令人瞩目，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然而，彝族文化的研究和发掘，不少内容尚待进一步深入和加强，譬如人们所熟视的记录彝族传统文化的符号彝文，它不仅是一种早已发展较完善的民族文字，而且拥有如此丰富内容的文献，这在我国众多少数民族中是少有

的。我国的民族文字，包括已成为死文字和现今尚流传应用的有近40<sup>①</sup>种，其类型分别属于拼音文字、音节文字、方块文字、图画象形文字，以及以拉丁文字为基础的拼音文字、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的拼音文字等。其中除借用汉字体系的少数民族文字以外，惟汉字与彝文同属方块音节表意文字。汉字的创造是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对于汉文字的研究，自汉代许慎始历代不辍，现代更有不少文字学大家。对于彝文，至今除了其起源时代远至史前，近至明清的众说纷纭，无一定论外，从文字学角度对其文字性质、构字方法、用字规律，以及与汉文有无关系等等的深入研究不仅少有人问津，而且尚无全面系统的著述。著多民族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经指出：“彝族有宝贵的文字遗产，这个文字现在看来很久以前就有了，是象形文字，方块文字，它与甲骨文的关系现在还不清楚，但将来可以搞清楚，我们可以通过文字的起源来研究民族之间的关系。现在的纳西族仍保留着他们的文字。现在还保留了一批毕摩，懂得彝族文字的人还有，趁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抢救。这个话是我们在中央访问团的时候周总理提出来的，我们要把这段宝贵历史抢救下来。”（2001年7月1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彝族文化研究丛书》首发式暨研讨会”上的讲话）费先生的这段话，充分说明了彝族文化研究任重道远。

我之先后发表的论文，均散载于期刊及文集，为使其相对集中，经选择，将其中12篇反映自己研究重点的论文结集付印，涉及的仅是彝族文化冰山一角，且所见浅陋，甚至谬误在所难免。结集为便于自己保留，更为抛砖引玉，希冀方家同好指教，盼望更多的彝族文化研究权威新著不断问世。

# 目 录

彝文“𠃉”与“𠄎” ..... (1)

彝语支地名与中国民族地名学 ..... (23)

彝族“四方八虎”图的哲学科学意义初探

彝文“𠃉”与“𠄎” ..... (46)

武定凤氏土司及其遗迹镌字岩彝文石刻与三台山  
凤家城述略

彝文“𠃉”与“𠄎” ..... (62)

古彝文在中国文字史研究中的地位

彝文“𠃉”与“𠄎” ..... (72)

甲骨文与古彝文比较浅说

彝文“𠃉”与“𠄎” ..... (92)

彝族文字与中华文明史

彝文“𠃉”与“𠄎”

彝与夷、羌  
——从彝文考察彝族与古羌人的关系 ..... (108)

毕摩文化  
——彝族传统社会的灵魂 ..... (122)

## 以今星台新印司

彝族祖先归洞天

——彝族纳苏人“耐姆”习俗述略…………… (153)

## 以比比力基里

彝文文献概览

——兼谈彝文文献于明际以来始多见的历史成因…………… (168)

## 马乃出乃中乃口勿乃

言近旨远的哲理诗篇

——浅谈彝文古籍《训迪篇》…………… (190)

## 与乃里乃乃乃乃乃乃

亚美远古文化的共性

——中国彝族与墨西哥玛雅人的十八月历法…………… (205)

## 彝语支地名与中国民族地名学

一九八〇年国务院作出普查全国地名的决议，各地成立了地名普查办公室，认真进行了地名普查，并着手编写“地名志”。同时，《历史研究》刊载史为乐同志以《谈地名学与历史研究》为题的文章，提出要建立我国的“地名学”，并指出：“地名学是研究地名的起源、语义、分布及其演变规律的一门学科。有的地理学者说地名学属于地理学的一个分支，有的语言学者又说地名学是语言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实际上，地名学是一个边缘学科，它与地理、历史、民族等学科都有极其密切的关系”。<sup>①</sup>

建立我国的“地名学”是非常必要的，根据我国民族众多的具体情况，笔者认为，作为我国的“地名学”，必须是“中国民族地名学”才确切，也才符合历史实际。

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兼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所长刘尧汉教授（彝族）的指导与鼓励下，冒昧习作此拙文，祈望学者给予批评指正。

### 一、建立“中国民族地名学”的重要意义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五十几个少数民族的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点七，其分布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二点五。汉族人口虽多，是由少数民族融合而成

---

① 见《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

的；越往古代，今少数民族先民的分布越广阔。据《史记·夏本纪》引先秦《尚书·禹贡》、《汉书·郡国志》、唐《括地志》、宋《輿地广记》、《大明一统志》、清《读史方輿纪要》等历史地理典籍记载，先秦的所谓“蛮、夷、戎、狄”遍布全国。历来称为中原的河南省，其境临汝县西南，据《方輿纪要》记载有“蛮城”，<sup>①</sup>为春秋时“戎蛮国城”；中原尚且有“蛮城”，它的周围自然会有更多的“夷戎”环居其境。

因此，作为我国的“地名学”，必须是“中国民族地名学”才确切，也才符合历史实际。恩格斯就很重视民族地名的历史意义，他在《德国古代的历史和语言》一书“日尔曼诸部落”一节里针对地理学家托勒密说：如果“把每条河、每座山，都画出一个确定的方向，对每一个民族，都给它指定一个准确的居处。像这样根本不可能达到的企图，定然会加深他所利用材料的错误”。然而，有些地名“也有正确得十分惊人而且具有头等史料价值的报道”。<sup>②</sup>

我国历代和现在的地名，一山一水、一地一村的名称，或显或隐，多具有民族的含义。除了各民族有各自民族语的名称外，用汉字确定下来的地名，有很大一部分是少数民族语的音译或意译。仅以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武定县及其邻县禄劝为例，《武定府志》开头便说：“元、明前，蒙段窃据，纪地纪官，皆用彝语，已最难考……”<sup>③</sup>《禄劝县志》也说：“荀国宾……常慨滇中山水地里（理）多辱以夷名，语不雅驯，为中国缙绅先生所不道……”<sup>④</sup>据此，我国许多地名与少数民族语言之关联，便可概

① 见《方輿纪要》卷五十一《河南·南阳府·汝州》。

② 恩格斯：《德国古代的历史和语言》，53～54页。

③ 清康熙《武定府志》卷一《凡例》。

④ 民国《禄劝县志》卷十四《艺文志·上》

见一斑。

由于民族歧视，各少数民族的地名实意渐被曲解、隐没、消除。更因历史的变迁，很多地名，屡经更改而难察明其义。这种地名的演变，往往反映了历史的发展，更多的则明显地带有民族活动区域、迁徙路线等民族历史的烙印，从侧面反映了民族的历史。研究中国历史，必须与研究各民族地名结合起来。

我国要建立“中国民族地名学”这门学科，不是一两个民族、一两个学者所能为力。必须是各民族共同动手，在专家学者的指导下，以各地“地名志”为基础，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各民族地名加以研究，才有可能对这门学科有深入的了解，也有可能取得成效。

本文仅从彝族及白、纳西、哈尼、傈僳等族语言、历史角度，联系汉文典籍，对我国一些地名作粗略的考察。

## 二、民族地名的形成及演变

### （一）民族语音译为地名

禄丰县：《元史·地理志》载：“至元十三年割碌琿（即原碌琿甸白村）、化泥、骥宗龙三处立禄丰县。因江中有石如甑，俗名碌琿，彝谓碌为石，琿为甑，讹为今名”。禄丰县现今还有石甑山、石甑村。禄丰为彝语“碌琿”的别译。

禄丰县一平浪：以产井盐和柴煤著名。一平浪地形为狭长山谷，星宿江流经山谷，彝族称其地为“矣聘老”（“矣”义水，“聘”义流或放水，“老”义山谷），义为“流水的山谷”。一平浪一名系彝语“矣聘老”的别译。

元谋县：元谋县志《华竹新编》载：“午茶山在城东十里，为县治之主山，故元马山也。……下有元马河，比于渥洼。汉时居民以家马牧于山下，而元马之神，自河出与之交产骏驹，居民

神之，遂为其立祠”。《南中志》载：“会无县有元马，日行千里。土人呼马为‘谋’，故名元谋”。民国《禄劝县志》引《汉书》说：“会无县有元马、元马祠，夷人以马为‘谋’，故元谋之得名”（按：“会无：自西汉至东晋沿此称，唐、宋改会川，元改会川路，均为今四川会理、会东地”。<sup>①</sup>上引会无指元谋有误）。元马之神自河出，彝语“水”为“矣”，“马”为“谋”，“元谋”一名由彝语“矣谋”转音别译而得。

禄劝县：《元史·地理志·禄劝州》载：“甸名洪农碌卷，杂蛮居之，无郡所，至元二十六年立禄劝州”。民国《禄劝县志》也载：“禄劝县唐羁縻宗州地，蛮名洪农碌卷甸，杂蛮居之”。“洪农碌卷”彝语义为“硬石头很多”，现今当地彝族称禄劝为“罗（碌）洪支”，义为“硬石头成堆”。同书又说：“甸名洪农碌卷部，以夷名不雅驯，改碌卷为禄劝”。禄劝一名，非为望文生义的“厚禄劝降”附会之说，而为彝语“碌卷”之别译。

云龙县：《读史方舆纪要·云龙州》载：“唐初为匡州西境，蒙氏谓之云龙甸，段氏因之，元至元末，立云龙甸军民府”。今云龙县西有澜沧江由北而南纵贯全境，县中尚有沘江自北而南从县城附近流过，至功课桥汇入澜沧江。当地最初有阿昌族先民居住，阿昌族属彝语支，与彝族同源词汇较多。今彝族与彝语支民族聚居区，“云龙”和与此近音的“雨龙”、“矣六”、“以鲁”等地名不少。禄劝县云龙乡，古为易龙县治。《明史·地理志》：“宋淳熙间段氏使阿剌（音而）筑易龙城，元至元二十六年始立县，明洪武十七年裁易龙入禄劝州”。易龙城旧址在禄劝县幸邱山麓。民国《禄劝县志》载：“禄劝幸邱山，昔罗婺大酋居此寨，为群酋会集之所”；“宋淳熙间段氏使乌蛮阿剌治纳夷昵共龙城于共甸，又筑易龙城于幸邱山趾。幸邱山有二水，一曰勒溪

① 参方国瑜主编：《云南郡县两千年》，云南广播电视大学出版。

洩，一曰东溪洩，筑城于两溪间。蛮谓水为洩，城为笼，故名洩笼，转音易龙也”。后来，“易龙”又别译为“云龙”、“以鲁”。现今禄劝县云龙乡治所，古时易龙县城基残迹尚依稀可辨。“云龙”、“易龙”、“雨龙”、“矣六”、“以鲁”等地名均为彝语“洩笼”同义别译，意为“有水绕流的城或水城”，非“当地云中曾现祥龙”之意。

路南彝族自治县：《元史·地理志》载：“夷名路甸，有城撒吕，黑爨蛮之裔落蒙所筑”。路南有闻名中外的由石灰岩地层被溶蚀而形成的石林，彝族撒尼群众现今仍称当地为“路底”，其他地方的彝族称路南为“落歹”或“碌歹”（“路”、“落”、“碌”彝义为石，“底”、“歹”义为坝子、平坝），意为“石坝”或“遍地是石头的地方”，这正是路南石林一带地貌的特征。“路南”是由彝语“路甸”演变而得。

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原为蒙化县，蒙化旧名蒙舍。《蛮书·六诏》载：“蒙诏，一诏也。居蒙舍川，在诸部落之南，故称南诏也。姓蒙”。巍山、南涧原为南诏王蒙氏的故乡“蒙舍川”。当地彝族称蒙化旧名蒙舍为“弥撒”，自称“弥撒把”或“弥撒颇”，义为“土地的主人或土著”。“罗罗”彝族称土地的主人为“弥西”（“弥”义土地，“西”义为人）；凉山彝族称土地的主人为“木西”或“弥色”。蒙化旧名蒙舍，是彝语“弥撒”、“弥西”、“木西”、“弥色”的讹音转译，其意为“蒙舍诏或南诏是该地区的主人或奴隶主”。

## （二）民族历史人名演变为地名

楚雄市：为楚雄彝族自治州驻地。《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上，略巴蜀、黔中、滇地。以至滇地，地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蹻兵威定属楚，变服从其俗。”据此，历史学家多认为楚雄前名威楚，自楚威王遣将庄蹻入滇“威定属楚”而得名。

郭沫若同志于一九六一年九月由昆明至大理视察，往返两次留宿楚雄，题诗有《宿楚雄（二首）》。随后郭老到四川奉节县视察，写了《奉节阻沙》一诗，他在此诗注中有：“楚雄：楚雄县。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部，金沙江的支流龙川江上游。彝名俄碌，唐南诏立国前爨首威楚筑城俄碌，因名威楚城，元置威楚县，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改楚雄县，为楚雄府治。”<sup>①</sup>，可见，楚雄原名“威楚”是由“唐南诏立国前爨首威楚”之名而得，非为庄跻入滇“威定属楚”得名，何况庄跻至滇也不得不变服从其俗（蛮俗）呢。

武定县：“武定”一名，有“武功平定，城墙降了三尺三”的望文生义之说。然而证之诸史，联系彝语实意，此说大谬不然。《元史·地理志》载：“武定路，昔卢鹿等蛮居之，至段氏，使乌蛮阿剌治纳漠共龙城于共甸，又筑城名曰易龙。其孙法瓦浸盛，以其远祖罗婺为部名。”又《元史·地理志·武定路·和曲州》载：“至段氏，以乌蛮阿剌并吞诸蛮聚落三十余处，分兄弟子侄治之，皆隶罗婺部。”《凤氏土官传》载：“宋淳熙间，大理段氏以阿剌为罗婺部长，三传至矣格，当元世祖时为北路总管。至元七年（一说至元十二年）改武定路”。这些记载说明，唐时罗婺部就已形成，并从其发迹地易龙不断扩张实力，到阿剌时更积极开展对周围大小部落的经营，逐步统一了周围各部，成了强大的地方势力，迫使大理段氏政权承认他为一方之雄而封阿剌为罗婺部长，此时的罗婺部号称“雄冠三十七部”。<sup>②</sup>至矣格承袭时，元世祖平定云南，矣格率所部首先归附，被授予“罗婺万户侯”，并封为北路总管，辖罗婺、仁德、于矢三部。后改北路为武定路，辖二州（和曲州、禄劝州）二县（南甸县、元谋

① 详见《楚雄方志通讯》1984年第二期。

② 见清康熙《武定府志·秩官》。

县)。传至商胜，于明洪武间为武定军民府世袭土知府。此后围绕“改土设流问题而引起了明王朝与罗婺部凤氏（土府职传至阿英，因有功，于弘治戊申年（1488年）由明孝宗御赐凤姓）土司的斗争，经过几次反复，至明万历年中，“武定平，遂悉置流官”，<sup>①</sup> 凤氏不复有较大势力。

罗婺部凤氏势力，从阿刷至凤阿克，共二十三传，历宋、元、明三朝四百多年。武定为罗婺部凤氏势力中心地，乌蒙一带彝族原称武定为“罗婺歹（甸）”，意为“罗婺坝子或罗婺部统治的地方”。因时日久远，渐成简称“罗歹”，又因方言之异，有的称“老歹”或“捞歹”，但仍为“罗婺歹”之义。当地彝族有自称“罗婺颇”（义为罗婺族）。楚雄彝州南华县黄土坡有“落伍庄”，有人望文生义，说此村先民系某次军队路过此地，有落伍者在此落户而得名。其实“落伍庄”实为罗婺庄，是自称“罗婺颇”的彝族迁住此地而取的地名。

“罗婺”原为人名，后成部号、地名、乃至族称。“罗婺”别译有“罗件”、“罗武”等，“武定”这一汉名，系由彝名“罗婺歹”所得，即略“罗”、取“婺”之别译“武”，“歹”（多译为甸）讹音为“定”而得武定，此非牵强附会之说，只是“纪地纪官，皆用彝语，已最难考”，往往给后人“不识庐山真面目”的麻烦罢了。

安宁县：《辞海》：“汉置连然县，南朝梁废。唐改安宁县，元为安宁州，1913年改安宁县”。《元史·地理志》载：“安宁州，唐改置安宁县，隶昆州。阁罗凤叛后，乌、白蛮迁居。蒙氏终，善阐酋孙为安宁州城主。及袁氏、高氏互有其地。”《元混一方輿胜览·阿宁部》说：“安宁州，蛮谓阿宁部”。“阿宁”为唐、宋时三十七部之一阿宁部部号，“安宁”系彝语“阿宁”的

<sup>①</sup> 见《明史·土司传》。

别译。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辞海》：“唐为仁地部，元为仁德府，明为寻甸府，清为寻甸州，1913年改寻甸县，1979年改设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元、明、清《地理志》皆述及，当地历史上曾有“乌蛮”部落，“其祖名新丁，以为部号，语讹仁地”。即“寻甸”为乌蛮部酋之名“新丁”演变而得。

罗平县：《辞海》：“县城为罗雄镇。元置罗雄州，1913年改罗平县。”《元史·地理志》载：罗雄州“夷名其地为塔敝纳夷甸，俗称盘瓠六男，其一曰蒙由邱，后裔有罗雄者居此甸，至其孙普孔，名其地曰罗雄”。“罗雄”原为人名，后成地名，到明时演变为今名罗平。

师宗县：《读史方舆纪要》有“爨蛮师宗者”；《元史·地理志·师宗州》载：“昔爨蛮逐獠棘等居之，后师宗据匿奔甸，改名师宗部。”师宗为古代爨蛮所居，“师宗”原为人名，后为部号，最后变为地名。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驻地西昌市：《元史·元世祖本纪》载：“至元四年（1267年）八月，命怯绵征建都”；“至元五年八月，命忙古带率兵六千征西番、建都”；“至元十年十月……攻建都蛮……建都乃降”；“至元二十年（1284年）八月……建都女子沙智道立站有功，已授虎符，管领其父……今改建昌路总管，仍佩虎符。”《元史·地理志四·建昌路》载：“落兰部落建蒂女沙智，元宪宗时（1251~1260年），建蒂内附，以其婿阿宗（沙智之夫）守建昌”；“姜州（今会理东南境姜驿）……至元八年（1271年），为落兰部落所破”。据此可知，“建都”又别译为建蒂，“建都”为人名又作族称，即“建都蛮”。“建都蛮”为今凉山州彝族先民的总称。这是由凉山古侯系黑彝吉狄部落共祖吉狄（距今二十五代人）——也就是史载落兰部落首领建蒂而得名。吉狄即建蒂（读地），它的别译为建都，即吉狄、建

蒂、建都同为一人之名。《方輿纪要》载：“元得其地，置建昌路又立罗罗宣慰以统之。落兰部落首领建都虽被平，但部落势力犹强，不得不按照落兰部落传统习俗，暂时授任建都的女儿沙智为建昌路总管”。<sup>①</sup>《辞海》：建昌路“明为建昌卫，清置西昌县，1979年设西昌市。”可见，由人名建都（建蒂、吉狄）变为族称“建都蛮”，“建都”一名演变为地名建昌，建昌又演变为西昌，简言之，“西昌”系人名“建都”演变而得。

乌蒙山：乌蒙山脉起于滇西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经楚雄州、滇东北昭通地区、黔西北毕节地区，迄于毕节县龙场驿与川南叙永、古蔺交界的赤水河。乌蒙山历来多有所指，《读史方輿纪要》说：“在武定府禄劝州东北二百八十里，接四川东川府界（明时东川尚属四川，清雍正时划属云南），亦名乌蒙山……上有十二峰，雄拔陡绝，盘旋七十余里。”此山亦名绛云露山、松外龙山、乌龙山、云弄山、云龙山、雪山。唐代德宗兴元元年，南诏王蒙氏异牟寻僭封乌蒙山为五岳中的东岳，并曾建东岳庙于山麓禄劝县境。此外，据明《一统志》记载，尚有大乌蒙山、小乌蒙山（均在今昭通县境）。虽有多指，但统属乌蒙山脉。1935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翻越云南东北至贵州西部段乌蒙雪山，毛泽东同志写下了“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的光辉诗句。“乌蒙”一名原系乌蛮酋首名；《大明一统志》载：“唐时乌蛮仲牟由之孙曰阿统者始迁于此，至十一世孙乌蒙始强，号乌蒙部”。乌蒙部酋至宋时受王朝封号称王，即乌蒙王；其地域东至乌撒、西至建昌、南至东川、北至叙永，这一地区相当于今天的昭通地区。“乌蒙”一名由人名成为部号，即乌蒙部，因其辖地在今乌蒙山脉腹地，“乌蒙”一名又由部号成为磅礴的乌蒙山脉名。

<sup>①</sup> 见《方輿纪要》卷七十四《四川指挥使司》。

(三) 图腾或族称为地名

亚洲人类祖先元谋猿人的故乡金沙江南岸，“可以认为，金沙江流域很可能是氏羌先民的文化发源地之一。在远古时代，他们是很强大的民族，彝、藏、白、羌等古氏羌支系，分别溯金沙江、雅砻江、岷江、沱江、嘉陵江北上，达西藏、青海、甘肃、陕西；沿长江东下，达湖北、湖南、河南等地，并在中原地区与其他民族杂居。后来大部分融于汉族之中，仅少部分在不同程度上保留着原有的文化特征，演变成今天的彝、藏、白、羌、土家等支系。”<sup>①</sup> 彝语支彝、白、纳西、哈尼、傈僳、土家等民族是古代羌戎的遗裔之一，文化属古羌戎族群或称古氏羌族群。其文化特征之一虎图腾崇拜也渊源于古羌戎。彝族和纳西族尚黑，崇拜黑虎；滇、黔白族和湘、鄂土家族尚白，崇拜白虎，当是继承其先民古氏羌的传统习俗。

彝语支纳西族相传，“虎为人始祖”，<sup>②</sup> 纳西族旧称“摩西”、“摩些”。《元史·地理志》载：澄江路（今云南澄江县）“今夷中名其地曰罗伽甸，初摩些蛮居之，后为爇蛮所夺。南诏蒙氏为河阳郡，至段氏摩些蛮之裔复居此甸，号罗伽部。”又《元混一方輿览胜》载：澄江路“蛮名罗阁，汉语虎迹地”。“罗伽”、“罗阁”，彝语和纳西语均义为“虎氏族居住地”。光绪《盐源县志》卷二记载，当地纳西族摩梭人“姓喇喇，虎也。”又摩梭“夷自名喇人（虎人）以别于汉”。川西南雅砻江东西两侧为凉山彝族和纳西族摩梭人世代耕牧之地，雅砻江和金沙江的分水岭称“纳喇山”（“纳”义为黑、“喇”义为虎），达于永胜

① 陈久金、卢央、刘尧汉：《彝族天文学史》第4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第1版。

② 见方国瑜：《纳西族象形文字简谱》第36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